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分註拾遺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𣡯

史部二

綱目分注拾遺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案綱目分注拾遺四卷

國朝芮長恤撰長恤字蒿子原名城溧陽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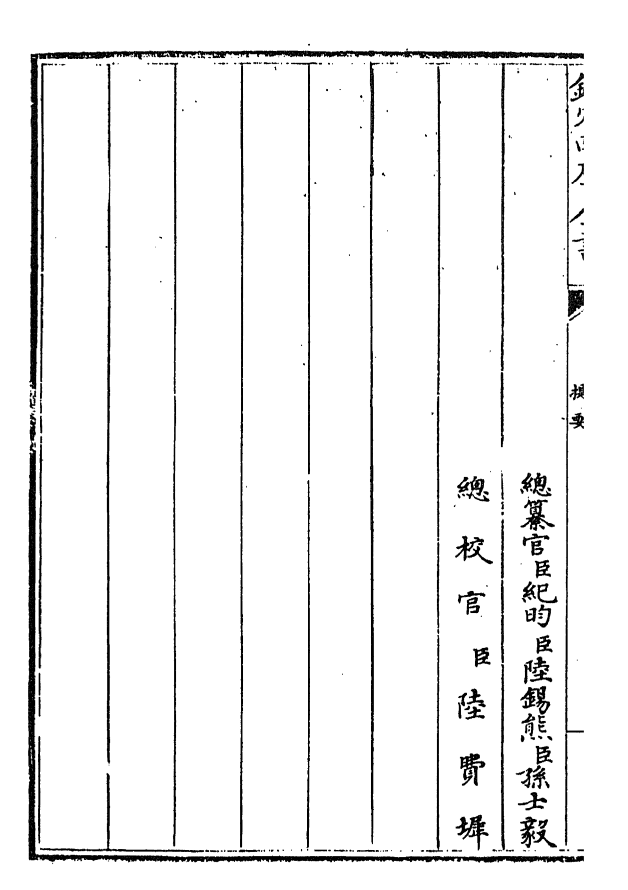
朱子因司馬光通鑑作綱目以分注浩繁屬

其事於天台趙師淵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

來書牘甚詳即朱子集中亦載與師淵論綱

目書蓋分注屬之師淵猶通鑑之佐以劉攽在朱子原不諱言因流傳刋板末題師淵之名後人遂誤以為分注亦出朱子間有舛漏皆委曲强為之詞長恤考究本原知不出朱子之手故凡分注之删削通鑑以至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某句某字之下有某句某字于前而推求事理為之考辨于下蓋糾師淵非糾朱子也昔元汪克寛力崇正學篤信新

安而作考異一編訂訛正舛至今與綱目並刋蓋是非者天下之公苟一閒未達於聖人不能無誤而大儒之心廓然無我亦必不以偶然疎漏生回護之私是即真出朱子亦決不禁後儒之考訂況門人代擬之本哉且其說皆引據舊文原書具在亦非逞臆私談憑虛肆辨如姚江末流所為者是亦可為綱目之功臣矣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綱目分註拾遺原序

愚讀朱子通鑑綱目於其書法義理之有疑者既別錄一冊以識之矣至於分註之類文繁事雜疑殆尤多間嘗合温公朱子兩書互相質對而較其同異之致審其去取之宜始知修飾之功等於創造固非尋常涉獵記識之學所能勝其任而無弊也王文憲公嘗言讀訥齋趙公文集間有考亭往來書問乃知綱下之目屬筆于訥齋而昔未之聞然朱子集中與訥齋論綱目手書

亦復再四諄切丁寧指授文憲必嘗見之而竟不言及何也朱子之告訥齋曰此書無他法但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繁冗耳旨哉斯兩言者實成書之要領也顧大書提要之例朱子裁定為多惟是衆目所列專屬訥齋依大綱附條件筆則筆削則削訥齋任之當時亦未聞有能贊之者觀其包舉羣言博稽約取上下千數百年分畫布置如車之有軸若網之在綱秩然無他枝蔓豈非所謂檃括合度文質適均者乎訥

齋整頓是書期於盡善盡美以為教於天下後世而其勢亦有不得悉如其願者葢羅落既多裁量又廣雜收紀傳或悉密而喜疎且述說詞或厭繁而就簡或志成敗而不原其繇來或别是非而不究其既定千百之算漏遺十一鈞石之内墜失錙銖雖於大體或未有所傷要以稱全瑜則斤斤乎其難之矣朱子之云美詳備病繁冗然非偏重之言也竊計爾時當以詳備為主而於詳備之中去其繁冗則折衷之道在焉若以繁冗為重

而先主於去繁冗芟夷過量其弊必流於簡畧文省事增空言無當欲求詳備豈可得哉且前史於筆墨之間用意深婉抑揚反覆引後學之懷抱進而留連古人正有言已盡而意未窮者徒知簡畧之為尚則經情直致未免牽率舊章以就一己之私見節文促縮事理鬱陻既無以快讀者之心目而古人之實錄亦無由通貫而曉晰矣夫讀綱目而止於識統體辨名實程功罪不過依文釋義得其梗槩可矣將為致知格物之學則必設

身論世易地知人推類究極一事失其曲折一語昧其指歸不敢以為問學之小疵而忽之雖尋行數墨弗惜也鉤章摘句弗辭也彌縫罅漏抉剔纖微弗怠也昔明道讀史逐行看過未嘗蹉一字况朱子之書又非諸史之比豈可習而不察隨聲記誦漫不加意已耶勉齋黄氏曰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果齋李氏亦曰予欲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也夫二子所欲修補所謂詳密其權衡品節固非後學所能推

測然此書之未盡詳密尚當修補則即二公之言可知也修補更定朱子雖未及耑力從事然踵舊法以潤色新編其不能舍通鑑而别求詳密亦可知也朱子本通鑑成綱目後學讀是書而義有未安事適相碍必還合通鑑以証綱目或異或同或詳或畧孰明孰晦孰得孰失參互考訂瞭然於卷褎之間自漢王元年乙未至顯德六年己未千一百六十五年分註逸而不載須補葺者四百六十餘事愚因次第條錄而復微揭其意指綴

於各條之下揔為一編名曰通鑑綱目分註拾遺凡所論次不識有當於朱子與否然質對詳明檢閲便易固好讀綱目者之一助也倘謂是編之外猶慮其或有缺遺尚兾博雅君子諒我之僭踰輔我之孤陋後先求備彚成完書於綱目亦庶幾一簣之功豈惟趙氏忠臣云爾哉歲在柔兆執徐清和月瀨北後學芮長恤原名城 蒿子氏序

綱目分註拾遺卷二

溧陽芮長恤撰

沛公見項籍於鴻門

已去不義下有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且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張良出固要項伯云云

據分註張良未見沛公即要項伯入見率遽若此不

惟張良不測沛公之意如何而項伯未通沛公亦未必遂肯入見也存良入具告等語為是

蚤自來謝下有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語報項羽云云

項羽饗士期旦日擊沛公故項伯夜馳見張良沛公許來謝故復夜去報項羽夜字不宜刪

命之坐下有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樊噲從良坐坐須臾八字耳刪八字徑以沛公起如
廁接在命之坐之下便覺情事扞格
脫身獨騎下有樊噲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
芷陽間行趨霸上
通鑑原本作步走則從字連下讀分註刪走字則從
字連上讀并刪驪山下道芷陽間行八字則又不見
當時急於至軍之旨矣
留張良使謝羽下有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隻再拜奉亞父足下羽問沛公安在良曰云云

通鑑原本張良先入謝既獻白璧奉玉斗而後羽問沛公安在分註先問沛公因進白璧玉斗先後失序矣

漢王拜韓信為大將軍

自以爲得信晚下有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須有遂聽信計句方見部署出於韓信無愧於爲大

將删此句則似漢王自部署矣

韓信破代

禽夏説下有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

陽以拒楚

此數句正見漢王善將將處不宜删

韓信師事李左車

何足以權大事乎下有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云云

須是有虞秦事引起下文便覺寬和有度今刪去上段直接誠令成安君云云反似突然

酈食其說齊

漢王先入咸陽下有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云云

先入咸陽正引起負約王之漢中分註刪去負約句

泛接收天下之兵殊不可解且起蜀漢之兵與收天下之兵是兩段事亦混敘不得又刪遷殺義帝則責義帝之處句亦無來路

召田横

赦横罪召之下有横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

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商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族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云云

有田橫辭謝及詔酈商一節處分然後可以禍福諭田橫此高祖待橫得大體處分註一概刪去又縱彼不動句原本作畏天子之詔不敢動刪去數字似不成文理葢既刪上節則天子之詔不見根據不得不并刪也

迎立代王

九月晦下有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平等云云

淮南王長

上悔之下有名之曰長令吕后母之後封為淮南王必有吕后母之句乃見後來免患之由

嗇夫

從旁代尉對甚悉對字下有上所問禽獸簿六字與甚

悉為一句

原本如右分註刪六字則不知甚悉者所指何事

諫鑄錢

銅使之然也下有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

刪中二句則不如收之句無謂

馮唐

上問唐父家安在對曰大父趙人父徙代　非虛言也

下有臣大父言李收爲趙將云云

周亞夫破吳楚軍

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

以梁委吳楚絶其饟道堅壁不戰亞夫之本謀也求

救不許挑戰不出待其飢死叛散而後乘之七國既

平功服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則前此固未始以爲

是也非太尉固執初議久而不變漢事或有不可知

者志此於事末以終周亞夫真可任將兵之意

梁殺袁盎

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　會田叔等按梁事還至霸昌廄云云

分註但云遣而删去上字又田叔等往還俱不明言按梁字模糊而已

上林苑

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畮及其價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

有中五句乃見武帝侈心又為東方朔諫說張本

削淮南王二縣

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

被即願奮擊匈奴　原本作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

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

被因獲罪於太子故願奮擊匈奴以避罪今删獲罪

一句則雷被亦無緣欲從軍也又删時有詔云云則

公卿奏安格明詔一句亦無靠傍

通西南夷

四道並出下有出駹出筰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

金日磾

光祿大夫下有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

日磾所以見厚於武帝者在未嘗有過失五字此即

受顧命張本也不宜删

西域始通

故皆役屬匈奴下有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

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犂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匈奴特置一官居西域以治西域取富給於諸國固

見匈奴之强亦見匈奴所以制馭西域之術漢家置

都護亦是此意

平西南夷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略

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

據分註則是且蘭君無故悖叛自取滅亡考原本乃

見生事開邊擾亂遠夷之故罪在中國不在蠻夷也

登單于臺

臣于漢下有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

封禪

還至奉高下有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云云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丙辰禪泰山下阯云云天子皆親拜見

此有四節祠地主一也封泰山下東方二也上泰山

有封三也禪肅然山四也封禪雖非古禮然其儀制

亦自有曲折次第一經刪節反覺斷續不文不如仍

原本為愈

衛滿據朝鮮

侵降其旁小邑下有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分註止云旁小邑安得數千里須有中兩句則下句

纔接上

蘇武使匈奴

殺漢使者即時誅滅下有獨匈奴未耳句

歷數南越宛王朝鮮殺漢使之禍以警匈奴今删獨

匈奴未耳句反似有實無主下文匈奴之禍從我始

矣兩句亦欠呼應

律白單于上有知武終不可脇句

子卿節烈衛律亦知心服故諒其終不可脇而以之白單于删此一句則白單于為無辭矣

李陵擊匈奴戰敗降敵

騎可三萬下有圍陵軍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敵見漢軍少直前就陵營摶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敵還走山上漢追擊殺數千人敵南行數日下有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敵引兵東南

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敵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敵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云云諸當户居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殺傷敵二千餘人敵不利欲去云云 矢俱盡下有即棄

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入
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昏後陵便衣
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還太
息曰兵敗死矣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
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
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敵
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云云　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

漢書記李陵事委悉詳盡言外無限感慨憫其人愛其材惜其不能死而又不忍終沒其勞効故備志擊敵曲折與漢兵所殺傷觀作者用意只洗發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兩句公案分註所載簡畧若此葢心薄其人殊有不屑致詳之意今復為之補葺者正以見陵之材技如彼愛人下士如彼孝於親信於友素所蓄積如彼一旦失身敵庭遂為天

下之恥笑葢大義已虧其餘瑣瑣小節皆不足觀成仁害仁孰輕孰重正宜早自决擇不可當生死之際而後俛仰顧瞻也

巫蠱

原本云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

莽何羅反

上幸林光宫下有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

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
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云云
何羅江充之黨懼及謀反其罪固不容誅矣弟通既
已受封安成又無他罪何為矯制發兵亦謀同反也
葢弑逆大惡萃於一家有如此分註但詳何羅一人
而不及通與安成似非記惡垂戒之義

成方遂

居湖下有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

之曰云云

卜筮常業耳孰知禍因即在此且方遂常爲他人卜吉凶而不能自占吉凶殆所謂利迷其智者耶

蘇武還自匈奴

與漢和親下有漢使至匈奴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

實在

射雁得書乃常惠設言教漢使以讓單于者分註刪之為其非實錄也雖然惠可謂權辭以濟事者矣子卿實未死而匈奴詭言死此豈忠信所能動言語所能勝哉彼以詐偽欺中國惠亦託事以破其偽折服匈奴保全忠臣雖非實情亦權道也子卿久在匈奴悍悍北海數窮理極天祐人助存此一節亦可以見忠義之應

廢昌邑王

光敕左右謹宿衛上有令故昭帝侍中中官侍守王句

發樂府樂器上有大行在前殿句　出金馬門下有

羣臣隨送句

丙吉

因赦天下之下有旣而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

錢雇組令留與徵卿共養曾孫數月乃遣去後少內嗇

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

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

此一節志丙吉視遇曾孫事極微淺若無甚大關係故分註删去然不如是不見吉之忠謹周密處

霍山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上有時霍山領尚書句

因山領尚書故有此令所以疏外霍山而防其壅蔽

也分註刪去上句則下兩句泛然無所為失宣帝之
旨矣
趙充國擊叛羌
原本云啣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
分註刪數字殊不分曉
釋有罪誅無辜上當有乃置先零先擊罕羌二句　以
堅其約下當有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二句　七月璽
書報從充國計焉上有戊申充國上奏句　七月下當

有甲寅字

六月戊申至秋七月甲寅相距六日耳奏報之速如此史志其日明朝廷留心邊計不敢怠緩失時也删

上句非是甲寅二字亦不宜删

伐材木六萬餘枚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

楊惲

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孫會宗書帝見而惡之

書中頗懷怨望之意固非人臣所宜有然以言語之疵而致人於死亦非人君之大度也分註删得書二句不識何意

罷珠厓郡

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又再反至是諸縣更叛

言其反之速以見其貪亂樂禍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删中二句覺情事未暢

陳湯擊斬郅支

陳言兵狀下有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未至單于城三十里止營云云

南北兩道踰葱領入康居都護所分將尚有別功効不及悉記豈可并删分行擘畫邪

與大臣審計策下有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

三里止營傳陳湯令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土城外有重木城敵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平明四面火起云云

郅支城有兩重外木城内土城既燒木城復攻土城令删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十二字便接四面火起云云似郅支城止木城一重耳

原本云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

分註刪下三字又似漢兵竟未嘗入土城也

以示萬里下有明犯殭漢者雖遠必誅二句

王商

何因當有大水上有令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三句

必有此三句則接何因句方有力分註刪之或嫌其非當時真正氣象邪

以王尊為京兆尹

或説大將軍鳳有云賊數百人在轂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方獨選賢京兆尹云云

以逐捕羣盜不能得且恥賊在輦轂下故不得已而薦王尊亦代匱之意云爾然用之未幾而復免之以鳳之愛憎為尊之用舍晉如摧如良可嘆也

陳湯策烏孫

段會宗請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

言湯云云

以丞相之尊大將軍之權與百寮之衆議發救兵數日不決而委心歸計於湯則滿朝皆土木偶人耳且湯之濱於死者屢矣無事則欲殺之有急則又召之不著中三句不見朝廷舉動舛謬處

公乘興訟王尊

威信不廢下有令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

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此七句正書中喫緊語似不可删

送罽賓使者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强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云云

此一節言防護使者之害下一節頭痛身熱縣度諸處言經歷危險之害兩節意相足上節不宜删

封王音為安陽侯

音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帝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大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故也

事在鴻嘉元年六月綱目不書今依通鑑補之夫五侯奢僭無可用者正當舍之而用他姓乃又以鳯言而用音於是乎大司馬於是乎安陽侯疏者可以踰

戚戚者遂不可復疏而王氏根柢蟠據愈深固矣

飛雉

先聞雷聲下有故月令以紀氣句

雷之有聲陽氣發動之始故以之紀氣刪下句則上句意不了

典宗廟骨肉之官上有太常宗正四字

太常典宗廟宗正典屬籍刪上四字則下句義不明

帝使中常侍詔音曰聞捕得雉云云音復對云云

音可謂能正諫矣故史以為有忠直節而分註亦取之然亦谷永之流專攻上身而已謂之直可也籍稾請罪之時但知安全王氏而不能以大義滅親謂之忠吾不知之矣

劉向諫起昌陵

崇山墳下有水銀為江海黄金為鳬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燒其

藏槨下有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原其極盛哀其極衰召禍叢災黄金珍寶轉眄皆為烏有雖有侈心對之亦索然矣此一段敷揚咏歎通篇最着意處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先是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録杜鄴說上曰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

襲封者盡朽骨狐於墓苗裔流於道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云云

綱目定本有綱無目此因通鑑補之也紹封之議不知始自何人然因其成說而贊其末功杜鄴與有力焉且先繼尤功亦前詔之所未發者

耿育訟陳湯疏

湯為聖漢揚威雪恥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先帝嘉之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云云　莫不計度下有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之所有二句

湯雖有奇功至是三十年易三帝矣猶有追而訟之如育者大抵西漢之時壅蔽尚少故雖庸臣柄國宜

豎尊君而士大夫敢言之氣不衰功即不錄尚有明其功者罪即橫及尚有辨其罪者劉向之後有谷永谷永之後有耿育使育無此書則陳湯死於燉煌矣

王嘉陳時政疏

治功立下有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而賢材難得昔文帝赦魏尚於囚繫拜雲中太守武帝擢安國於徒中為梁國内史宣帝徵張敞於亡命拜冀州刺史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此疏主於論郡國守相而以立諸侯發端令之郡守重於古諸侯此兩句上下交闗分註删此則立諸侯等語無所歸宿矣又用守相之要在於久任使之安官樂職而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即有過差宜可闊畧此又久任之要也故先引魏尚韓安國張敞等事以為近時惜材榜樣分註悉删去似失陳古諷今之義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然尚羈縻之下有計不專制自此之後兩句

分註存一計字闕七字既不成句又與下文不相接

如此之備也下有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日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唯匈奴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

分註刪唯匈奴以上十句而以真中國之堅敵直接如此之備也其意亦不聯屬

堅敵也下有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

分註删上十字但存茲甚二字與下未易可輕為句殊不可解

未然之時也下有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

此上數句正起下文之意分註盡删去則下文百年

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云云皆成夢語矣　此篇筆削舛謬尤甚不識初稿之誤耶抑後人傳寫脫落如此耶

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王莽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

故擇宗室幼稚者三句說破莽賊姦計以告天下不宜刪去

結謀下有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

分註無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九字則下文車騎材

官無來處

恭迎龔勝勝不食而卒

斂喪事下有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

作祠堂語畢

中四句正斂喪事語分註刪去則語畢之語不知其

為何語矣

夙夜連帥韓博

博進奇士巨無霸詭以諷莽莽惡之徵棄市

博既不樂莽為君則棄官而去不復仕莽可也而乃造為無稽之言以嬰不測之禍忠與智兩失之矣郅惲之上書亦猶是也綱目錄郅惲而畧韓博豈以惲能自全耶然此兩人特有幸有不幸耳非有優劣也

下江將王常

即真主也下有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

豈獨享之哉遂與常相結而去

漢兵戰敗新市平林又欲解去其勢亦岌岌矣王常一見伯升即以劉氏為真主而願出身為用於是說合諸將齊心同力襲破賊兵始事之功莫大焉光武他日所以有忠臣之譽也王常宜大書

劉秀復徇潁川

原本潁川下有攻父城不下句

苗萌父城長也分註删攻父城句則萌無由與馮異

俱來降矣

劉縯

陰勸更始除之下有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云云

伯升文叔同事更始與李軼比肩更始意不善文叔覺之軼不可信文叔知之以語伯升而伯升不應卒受其禍史稱縯剛毅慷慨有大節葢其材畧豪邁或

過於文叔而量人燭物文理密察弗及也嗟乎此大
業所以歸於小心歟
漢兵入長安
城中少年恐見鹵掠趣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呼
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
大司馬秀定河北
秀至信都以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信都都尉
李忠信都令萬修為將軍　秀拔廣阿又以上谷太守

子耿弇上谷功曹寇恂上谷長史景丹漁陽安樂令吳漢護軍葢延狐奴令王梁俱為將軍

諸豪俊分布四郡幾居雲臺之半天若萃之於此以待大司馬之驅策者微此十人則四郡將從風而靡大司馬無以擊邯鄲北州突騎亦無由會廣阿王朗勢成不惟河北不可得而三輔驚擾漢事去矣

以陳俊為泰山太守

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薦強弩將軍陳俊為泰

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

此條綱目無分註今因通鑑補之

以郭伋為漁陽太守

郭伋承亂離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伋亦當時循吏而綱目不書提要有之今亦因通鑑補入

賜竇融書

宜以時定下有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

與任囂敎尉佗意相接

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龎萌帝自將擊破之秋

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朐梁人斬劉紆

以降綱

董憲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龎萌圍

桃城帝聞之自將輕兵晨夜馳赴宿任城去桃城六十

里旦日諸將請進龎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

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不下吳漢等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大破之萌茂疆走從董憲七月憲與劉紆悉兵屯昌慮帝臨攻三日大破之疆以衆降茂奔張步憲及萌走保郯八月帝幸郯吳漢攻郯拔之憲萌走保朐梁人斬劉紆以降吳漢進圍朐鑑

上一節始末曲折甚多定本衹存大綱全無分註讀

者憒憒今據通鑑原本删附

耿弇定齊

擊一得二者也下有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自困矣遂攻臨菑

上一節言攻臨菑之利此一節言攻西安之害正反盡意使人曉然删下節意便不暢

功足相方下有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韓信也

此三句比功足相方之意轉進一層删之非是

入據其城下有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

馬援與隗囂書

竟何如也下有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

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
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往
附之將難爲顏乎今國家待春卿
此一節書中懇至處似不可删
帝如南頓
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
加厚恩願賜復云云
須有中四句企先懷舊方見委婉情致分註删之徑

接頤賜復十年便覺唐突

祭彤

彤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吾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帝雅重彤

彤立功邊郡久矣北伐之役自以受任無功慚恨而死觀其命子之語真可謂忠以殉國康以立身者且已志不伸而復以致身之誼勉其子鞠躬盡瘁死猶

未已葢如此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祭彤者又見忠臣之不匱矣書此足以垂訓而分註刪之何也

耿恭

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壅絶澗水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據澗水以自固則敵必壅絶澗水此兵法也敵以此

為必可困恭故揚水示敵而敵遂引去雖曰出其不意然鑿山為井水泉奔出恭之誠足貫金石矣

衛士令楊仁

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諸馬乃共譖仁於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邡令

此一條綱目不書愚謂此雖一事會見數端見馬氏兄弟恣肆不終之兆焉見楊仁嚴峻不屈小臣也而

有趙太尉之風焉見章帝有知人之哲而讒譖不能行焉故因通鑑原本補書如此

范羌迎耿恭

分兵與羌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敵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云云　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云云

分註但言羌迎恭俱歸而不詳其事夫恭以死守疏勒羌以死救耿恭其間情狀危惡有非言詞所能悉記者今僅存數語視為冗泛而盡删之則忠臣義士畢命絶域之苦心不得見其萬一矣

議封外戚

太后詔有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

先以此兩語强謟子後接昔王氏五侯云云今删之非是

比陰氏乎下有且陰衛尉新陽侯原鹿貞侯此三人者天下選臣馬氏不及陰氏逺矣

述三陰正指實其人以見陰氏之勝於馬氏此雖太后之謙詞然未幾諸馬得罪就國貴盛不終又似太后固有前知之明者亦不宜删

馬廖

覽念前往下有縱而莫誨視成任性兩句　廖子豫為步兵校尉　有同奏防光兄弟下有奢侈踰僭濁亂聖

化兩句　詔曰上有臨上路三字

責李邑

令詰超受節度下有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

此兩句正徐幹所謂何不緣詔書留之張本不宜刪去

班超斬疏勒王

疏勒王忠從康居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

南道遂通

王班超所立後反從莎車又借兵康居還據損中是畔中國也既而遣使詐降是又欲圖長史也因其詐而殺之宜矣綱目但書詐降而無據地事殊不見蠢茲小醜重得罪於中國之意

何敞說宋由

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吊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

備數股肱

分註但存備數股肱以下云云而删去上文十句似敞之說由竟無緣起

何敞上封事

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令踰年未幾卒然中改兄弟㟁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宫衛之權奢侈僭偪肆心自快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

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吕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

此疏喫緊在前半截先言憲之謙退以歆動其良心後言踰年中變兄弟専朝肆心自快以懲創其逆節又言公卿懐持兩端坐須成敗無有為憲忠謀者敞之言可謂忠告而善道矣分註撫撮數言散緩不當情事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

徐幹為長史拜龜兹侍子白霸為王遣司馬姚先送之超與光共脅龜兹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兹它乾城幹屯疏勒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没都護猶懐二心其餘悉定

超在西域至是近二十年矣超之材畧謀無不成戰無不克而漢亦委之專任之久經營二十年西域猶未盡定也後三年擊定焉耆尉犂然後五十國盡内

屬焉立功異域其難如此定本有綱無目今補之者

蓋超於是始任都護史筆叙事於此作一小結束耳

丁鴻疏

惶怖承旨下有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

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

刺史二千石云云正是向私門實事分註刪去實事

但存虚辭殊不顯切

復以黄香為尚書令

以尚書令黄香為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宫臺煩事乃復留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此一節綱目無之今補書者黄香當時名臣且量才受任不敢自欺其君是亦事君之道也香之意與汲黯同武帝不許黯而孝和能從香者汲黯戇直難合黄香勤慎易親故也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朝廷久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西域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拜

為射聲校尉九月卒

超居西域三十年年老乞歸三年不報朝廷卿大夫不惟不知有班超亦不知有西域矣班昭上書雖為其兄求哀實關西域利害旣而超至洛陽踰月而卒向使卒於未代則西域諸國必將相延而起其失西域也葢不待召還任尚迎歸段禧之日矣分註不錄昭書不識何意

雒陽令王渙

渙卒於官其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為吏卒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喪西歸以下分註不錄或以其雒陽事邪愚竊謂古之循吏政平訟理境內固戴其德而禁姦戢暴遠人亦被其恩事有必至非溢美也

以梁慬為西域副校尉

徵任尚還以段禧為都護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

城城小梁懂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國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兹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乘勝追擊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兹乃定

此節綱目不書明年六月罷都護則書分註有都護段禧等保龜兹云云然既刪前節則罷段禧事又無張本存之為妥

樊準疏

諸儒並聽下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云云

龐參上書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休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田疇不得辟禾稼不得收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云云

先言西州勞擾疲困然後接到本謀則利病分明聽

者聳動刪去上截入手索然

虞詡議涼州不可棄

棄我於度外下有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　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内之虛弱雄豪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云云

南匈奴降

遇待如初下有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者合萬餘人

錄其能還漢民庶不負漢遇待之意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石陽邑侯魴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

斷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上疏曰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政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

國家之制大臣不得告寧羣司念私又忘顧復之報

故禮義彫損删去四句不見彫損之實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

陳忠疏曰北敵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若然則敵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則河西四郡危矣今敦煌逺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復置云云

忠所言張璫之中計也然説利害處比璫更曉暢故

朝廷從之似不宜刪

長史班勇

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没處斬之

勇受任踰年前已擊走匈奴伊蠡王至是又斬軍就及匈奴使者為索班雪恥所謂有父風者於兹信矣

惜乎朝廷任之不終不能盡其用也定本有綱無目

與前後事照應不詳

虞詡議復三郡

園陵單外下云而公卿巽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言所費不圖其安宜開云云

左雄疏

競共辟召下有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　一出於民下有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

調紛紛不絶

張衡疏

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自春秋元命包至亦無讖録兩段正是論定其世以見圖讖之作原非古書故從而斷之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今盡删前段即從末句説起便似無所考徵

而為是懸度之詞　緯書三十餘種獨舉元命包不
識何意
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太守
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云云
更生患下其不可一也致叛亡下不可二必四五下不
可三復堪鬬下不可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
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補四支下不可六艱哉下不
可七

此書中分七不可各發一意自成段落分註刪此七句如布無幅田無畔疊積說去意既牽連文亦籠統矣

以為刺史太守下當有悉使共往交趾一句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命蠻夷云云

日南兵單不能戰無穀不足守故徙其吏民依交趾

分註刪兵單三句又似無故北徙

皆可任用下有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二句

删此二句不見當時急於安民之意

皇甫規疏

與趙冲相首尾下有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

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中四句乃制服羌戎之本故下接可不煩云云删此

四句則取勝無由而規之請兵為輕發矣

杜喬疏

胡可勝言下云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禄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云云

善惡開說似泛論不切時事故分註刪之然去此六句則苟遂斯道以下又與上文不浹洽

李固與胡廣趙戒書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

事為敗乎漢家云云

此書先言巳之報國後責二人之誤國分註刪前半存後半得其一失其一矣　梁冀剛愎不可與言胡趙柔惡不足與言固前及廣戒同與冀書矣後又獨與冀書矣至是又以書與胡廣趙戒何李公之瑣屑不憚煩也一腔熱血傾瀝豺狼犬豕之前而不聞有絲毫之益令讀者恨恨

朱穆奏記

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讐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嘆嗟夫將相大臣云云

備述時政之惡而後教以悛改之方故結末數端一一與前相應刪去前段不惟失文家酬酢之法亦不見渠與一時虛談

李雲上書

帝欲不諦上有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不諦之意耑重此兩句不宜刪

第五種

單超陷第五種坐徙朔方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結客追種及於太原刼之以歸亾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

此一節分註不錄止於楊秉論作左校一條下附一語云種亦以他罪徙朔方如此則孫斌義烈固已抹殺而第五種亦似真徙朔方矣

皇甫規

已數十年下有自鼠鳥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云云

此兩句似泛緩可删然規之著眼正在此自鳥鼠至東岱郡將多矣非貪汚則苛察非剛暴則善柔是皆誨盜而養亂者也規蓋習見而心非之者久矣删此兩句則上句轉似虛設

皇甫規自訟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

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喜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

庶免罪悔以上陳已之有功而不敢告勞前履州界以下言已之無罪而横被謗讟當是時朝廷昏亂功罪不明刑賞失序功之不錄猶可忍也罪之不白則

究抑有不可勝究者矣前此恥以㞃言云云正是翻起下意以見今日自訟之言出於必不容已分註載奏李翕以下但詳得罪事由不見陳情委曲

楊秉奏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據位秉執而令枝葉賓客布列職署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請下司隷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

是秉條奏云云

中臣子弟居位列職皆有淵藪下司隷諸官各覈所部斥罷無遺漏北正除惡務盡之法分註統云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而盡删前語殊欠曉析

張磐

不肯出獄下有磐曰磐備位方伯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尚不徵者磐理骨牢檻終不虛出廷尉

以其狀上詔書徵尚云云

磐為度尚所枉會赦見原不肯茍免誓死自直所謂

可殺不可辱者亦奇士也分註載其事甚畧今頗蒐

補

陳蕃疏

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瓆成

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

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

發怒必加重罰又翟超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222宣犯釁過死有餘辜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

前叙璜瑨超浮事乃史氏之筆為陳蕃上疏立案至於入告之際又當詳具事之始末別白是非以開上心分註於疏中不備前事似謂其詳已見上文但本疏竟無頭腦

段熲上言

信納譖言下有故臣謀得行兵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屢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衆和師克下有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兵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張奐上熲有兩意一云熲兵屢見折衂又云羌一氣

所生不可誅盡熲疏亦分兩節辨析先零雜種以下

言羌罪在所必誅橋門以西以下言熲兵未嘗折衄

分註獨刪後節不識何意

奐為曹節所賣熲為王甫之黨皆非端人若破羌之

議尤見奐之忮忌

謝弼封事

左右惡其言下有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

紹為東郡太守以他罪收弼掠死獄中

弼東郡人故東郡太守得以矯誣殺之分註刪去去官歸家云云不惟不見曹節支黨之惡而弼之致死之由亦失其實矣

范滂

死亦何恨下有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再拜受教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觀母之教滂舍壽考而取令名觀滂之教子輕就死

而重為善皆可謂明於大義者删數句非是

陳球

何宜上配至尊下有忠省球議作色俛抑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宄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云云

須有此一番爭辨方見球之忠正不撓不忘宿昔處分註删之何也

審忠上書

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幾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蕃大將軍武考其黨與志清朝廷華容侯瑀知事覺露罪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離閒骨肉母子之恩遂殺蕃武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天意憤盈積十餘年頻歲日食地震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鋤無狀臣為郎十五年

瑀之所為皆耳聞目見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章

與瑀考驗

書叙當時宦官變故極有次第先是竇武奏誅曹節

王甫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乃夜召所親云云

此言興造逆謀作亂王室云云合前後觀之則知瑀

之罪尚在節甫之上分註錄審忠書不過數言似失

之太簡

司徒楊賜上書

張角誑燿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討捕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云云會賜去位事遂留中

殄賊之術討捕為急而賜書所言簡別流民云云此尤策之善者並陳利害而擇所宜行使賜不去位則事未必留中使聽賜處分則張角之患亦未必若後來之滋蔓也

傅燮

萬人一心下有邉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云云

據分註所刪則萬人一心句意未明了又内變云云亦似豫料别駕應賊之事者變之言可謂知彼知已矣刪之非是

原本必罰下云賊得寛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云云　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地敵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懐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

鄉里變子幹請聽之變不從戰歿

漢陽不可守而必以死守敵騎叩頭求送亦可以避患而必不肯避變可謂舍生取義矣刪之亦非是

詔罷諸宦官

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

前此因其謝罪而決之亦一機會即有他變必不令何進一人獨死彼既不從又復為書云云是未蹈其本而欲先伐其枝也踈矣

進謀積日頗洩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云云　死不恨矣下有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

何進之敗由於諸常侍之復入其復入也由於太后之有詔而太后之詔由於舞陽君之入白前此受官官賂遺爲其障蔽手滑言甘終於亂國舞陽之罪可勝誅哉懼而思變與舞陽入白分註俱不載殊失當時曲折

蔡邕

初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云云

橋瑁移書

陳卓罪惡下有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

議遷都

卓不答下有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

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觧

董賊凶獷暴戾無復人理彪琬旣嬰其怒吉凶正未可量荀爽之言雖近畏葸是亦和難之意似未可盡廢也

蒯良答劉表

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

蒯越曰云云

仁義二字世俗廢置久矣而良獨先之其言不可謂不中理也較之蒯越則越特智畧之士耳分註存彼廢此豈以良之言近於迂遠耶

劉和

虞之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其以兵來迎至南陽袁術留和使為書與虞云云　和逃術來北復為袁紹所留

和啣命偽逃迂道東出長安好音臣子之所企望既見和則引而致之幽州或衛而送之境上可也況袁氏又世受國恩者至南陽而術執之北逃而紹又留之二袁之無君見矣分註但載術執和而不著紹之留和則後此鮮于輔迎和報讐與紹將麴義合兵攻公孫瓚一事又無張本

張魯

魯客居於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劉焉家焉以魯為督

義司馬以張修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

此米賊之後之始亂者

董卓逆黨

擁兵自守下有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

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為魚

肉矣會牛輔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

王允殺伯喈矜之者衆矣滅紀廢典不惟見譏於馬

日磾即從亂之徒亦以此覘朝廷之意向刑罰不中

敗國殞身哀哉分註刪此數句其意葢不欲爲伯嗜

解嘲邪

以陶謙爲徐州牧

徐方殷盛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疎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公祖外慕聲名内非正直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有民而不能養得士而不能用謙豈牧伯之才乎分

註但錄奉貢一節而悉删他語殊不見徐州衰亂之
由

綱目分註拾遺卷一